

汪汪

犬夫君

ZHONGQUAN
FUJUN

十月微微凉



郑小七觉得自己受到了惊吓。
大白明明是只狗啊，怎么就成了一个人呢？

郑小七平生 { 是给她家萌萌的大白 } 的愿望， { 找个漂亮的狗媳妇！ }

而顾衍平生的愿望，是 **自己装狗** 不要被郑小七发现……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忠犬”夫君 / 十月微微凉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90-1410-0

I. ①忠…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5402号

“忠犬”夫君

著 者：十月微微凉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张 山

复 审 人：王东升

责任编辑：王 萌 周 欣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黄 梅

责任印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电 话：010-85923063（咨询）85923000（编务）85923020（邮购）

传 真：010-85923000（总编室），010-85923020（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clap@clapnet.cn

zhoux@clapnet.cn

印 刷：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装 订：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180千字

印 张：8

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1410-0

定 价：26.80元

目录

第一章 安华寺祈福001

第二章 大白回来了017

第三章 做狗好快活033

第四章 会说话的狗047

第五章 静姝来找碴060

第六章 一起看星星074

第七章 回府心慌慌088

第八章 鸡腿的魅力104

第九章 大白好机灵118



第十章 端倪初显现132

第十一章 真相最伤人148

第十二章 牛皮糖顾衍165

第十三章 偷偷偷看你178

第十四章 追妻新思路193

第十五章 缘分天注定207

第十六章 父亲醒来了223

第十七章 欢喜大团圆234

番外246





第一章 安华寺祈福

清晨，天蒙蒙亮，许是昨晚一场大雨的缘故，整个院子里一股子清凉的花香草香，十分沁人心脾。

十三四岁的少女挎着篮子，走在小路的石阶上。她穿着一身浅绿色的罗裙，乌黑的秀发绾成两只简单的发髻，上面别着一根翠绿的簪子，与那身衣裙相得益彰。

她五官精致，大大的杏眼，长长的睫毛，樱桃小口，就算不说话，也是面含笑意，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

她身后跟着一个同她差不多年纪的丫鬟打扮的女子。

“小姐，咱们今天采些什么花呢？”丫鬟小桃问道。

少女笑眯眯地答道：“我爹最喜欢蔷薇了，自然还是采蔷薇花。”

她父亲昏迷以后，她便每天早上都采一些花放入花瓶，只希望她父亲能够早日在熟悉的花香中醒来，或是醒来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就看到他喜欢的花。

“小姐这样有孝心，三老爷一定会醒过来的。”小桃认真地答道，她又想了下，道，“昨日忠勇王府带着那个薛神医过来了，我想啊，三老爷一定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女孩使劲点头：“对，我爹会醒过来的，他会好起来。”

“说起忠勇王府，小姐，我听说，那个小世子已经很久没露面了。真

是的，害得我们家三老爷成了这个样子，连个登门道歉都没有，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出了事，只会让自己的父亲出来善后，连老王爷都比他强多了。我……”

丫鬟还没说完，就被女孩制止：“不要胡说了，小心隔墙有耳。”

小桃连忙点头。

女孩来到花园，用剪子精心地将花剪断，这些事她向来都不假他人之手。

她叫郑静好，是郑府三房的小姐，在郑家行七，父母都唤她小七。

郑家世代为书香世家，到了她祖父这一辈，算是最为显赫，如今祖父不在了，只留一个祖母。

大伯父二伯父都在朝为官，唯有她父亲并不喜做官，也不肯考科举。可即便如此，也是才名远播，因此被忠勇王爷聘为先生，教授王府内小世子的学业。

她父亲一直都觉得如此甚好，却不想，正是因着这件事，才让他落到今日这番田地。想到此，小七心中叹息一声。

小世子生性顽劣，不肯好好学习，时常和忠勇王爷闹别扭。他父亲每每从中调和，却不肯辞去这项工作，他一直都称小世子是个极有天赋的好孩子。

可也正是因着这个“好孩子”，他竟被马踩中，陷入昏迷！

小世子与忠勇王爷闹别扭，独自一人骑马狂奔而去，她父亲为了救人，也迅速追了出去。因马儿失控，她父亲被甩下马，而小世子的马没收住，踩了上去……

如今她父亲已经昏迷一年有余，忠勇王府找了无数的名医来看，仍是没有什么起色。

想到这里，小七越发觉得那个小世子不是个好东西，如果不是他，怎么会闹到今日这般田地？纵然不许丫鬟胡说，可是小七心里却也是那么想的，恼恨得不得了。

讨厌讨厌！那个小世子是最讨厌的坏人！

小七将花剪好，挎起了篮子：“我们走吧！”

小桃立时言道：“小姐，你就让奴婢来吧。”

小七不肯，认认真真地答：“我说过，这事我不想假他人之手。”

小桃跺脚：“小姐什么都不让奴婢做，奴婢这可如何是好！”

“我说过不让你跟我一起来的，你偏不听！都在自己家里，难不成还会出问题？往日我都是自己来的啊！”

“往常小姐身边有大白啊，可是现在大白不见了，奴婢怎么能放得下心？我自然是不怕外面那些宵小，咱们有护院呢。可是一旦六小姐出现呢？六小姐整天只会欺负人，有奴婢在，总是好一些的。”

两人话音刚落，就听女子尖锐的声音道：“你们说谁欺负人呢？一个丫鬟也敢在背后这样编排主子，当真是反了你了！小七，你们三房，就是这样教育下人的吗？如若你不会教育，我来帮你教育。”

珠光宝气的女子从假山后走了出来，她一身桃红衣衫，整个人明艳靓丽。看得出来，她比小七年纪大了一点，一双丹凤眼给人一种十分不好惹的感觉。

小七微微一福，她认真地道歉道：“六姐，是小七的错。小桃犯了错，我会好好说她的。还请六姐见谅。”

郑静姝上下打量小七，冷笑道：“你把这个贱丫头交给我。我看啊，你也不会教育人的。”

小七自然不肯，她坚持：“六姐，对不起，我知道背后议论你是我们不对的，我给你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但是小桃不能交给你。”

小七理亏，说话都赔着小心，可是郑静姝并不这样想，看小七这样，她更是来气，冷哼一声，道：“你装什么小可怜，谁不知道你是什么人。郑小七，我就知道你背后不会说我的好，若不是你这样，你的丫鬟哪里会这样？”

小七垂着头：“六姐，真的对不起。”她知道说其他的没什么用，只能不断道歉，这事总是她们的不对。

突然间，郑静姝莫名地笑了起来，她带着诡异的笑容，道：“你的狗呢？往常你不都是带着你的狗过来的吗？叫什么来着？大白是吧？你怎么不带

它过来了呢？”

小七咬唇，大白是父亲在她七岁那年送她的生日礼物，这么多年，它从小白变成了大白，一直都陪伴在她身边。可就在七天前，大白不见了，她们曾经找遍了郑府，却没有一丝线索。

小七郑重地答话：“多谢六姐关心，我会找到它的。”

郑静姝笑得灿烂：“是吗？呵呵，我看啊，它分明就是一只傻狗，自己乱跑，被人抓走了吧？嗯，说不定是被人做成狗肉包子了呢！”

小七立时抬头，她平静自己的心情：“六姐何必这样说呢，大白会没事的，我会找到它。姐姐不要再这样说了。”

郑静姝恶意地道：“我就要这样说，又怎样呢？只有你才会将那只蠢狗当成一个宝。人蠢，狗也蠢。就因为你这么蠢，你爹才醒不过来。”

小七眼里一下冒了火，她冷冷道：“你再说一次。”

“我就说你爹醒不过来，怎么样？你爹就是个没出息的，所以才会去给人当先生，如今醒不过来也是活该，活该活该！”郑静姝得意扬扬，她冷笑，“你们三房最讨厌了，你爹没出息，你娘是个狐狸精，你是个小贱人，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啪！小七一个耳光打了过去。

静姝没想到小七会动手，被这个耳光激怒，立刻冲了上去：“我揍死你这个贱丫头。”

静姝身边的丫鬟也和她一起冲了上去，四人一时间扭打在一起。

小七先动手，但她并不想把事闹大，因此只是闪躲，并不真的动手。

可静姝不这样想，小七越是闪躲，她越是想揍人，而且她也存心想挠到小七的脸上。

小七察觉她的意图，闪躲得更厉害。

而此时蹲在墙上的少年见静姝的手就要挠到小七的脸上了，扔下了一枚石子打中静姝的膝盖。

静姝应声倒地，就在这个时候，护院听到声音，已经冲了过来……

主屋内青烟袅袅，可想而知，这屋内一早便燃起了香。深沉的香味与

古朴的家具摆设不难让人看出，这是年长女子的居所。

这年长的女子，便是郑府的老夫人。老夫人富贵一世，纵然已是知天命之年，可妆容、发饰仍一丝不苟，十分妥帖。

她坐在上首位置，端着手中的茶杯轻抿，微微吊起的眼角给人十分凌厉之感。其余几人站在下首，不敢说话。

跪在当中的，便是郑家的两房小姐，六姐儿静姝和七姐儿静好。

抿了一口茶，郑老夫人看着下首跪着的两人，终于开口道：“说说吧，你们这又是作甚？”

郑老夫人一看便是自年轻之时就身居上位，只一开口，强硬的气势便展露无遗。

静姝听了这话，立时哭了起来，她委屈巴巴地抽泣道：“祖母……求祖母给我做主。小七她打人……我不过是好心关心她，她竟翻脸无情，趁着无人直接就打了我一个耳光，接着还推倒了我。那些护院可都看见了，他们到的时候，我已经被小七打倒在地了。”

静姝这样信口雌黄，便是料准了那些护院不会反驳，而小七就算是说话也没人信。她能说出什么？她能说自己骂了她什么吗？呵呵！静姝内心十分得意。

静姝先发制人，小七抬头，认真地道：“确实是我先动了手。只是六姐姐为何不说我为何先动手呢？这样颠倒是非，你是看大家都不敢说出真话吧！”她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小可怜，骂她没关系，但是诋毁她爹娘，她是怎么都不依的。

静姝可怜兮兮地说：“我知道三叔受伤，妹妹心情不好。可是心情不好就能这样欺负姐姐吗？六姐姐真心待你，你怎么就不知道六姐姐的好呢！至于你说大家不敢说出真话，大家怎么就不敢说真话了？祖母是咱们家当家的，只要祖母问，哪个敢不说真话呢！”她眼神里带着挑衅。

小七看她如此小人之状，言道：“我先动手打了姐姐，我甘心受罚。只是，六姐姐怎么不说你说了什么呢？你骂我是贱丫头没有关系，可是你侮辱我爹娘，我是怎么都不允的。再怎么，他们都是你的长辈，还轮不到你在背后辱骂吧？还是说，六姐姐觉得，随意编排自己的三叔三

婢其实是无所谓的？”

百善孝为先，不管什么时候，这孝字都是极为重要的。

小七这番话，一下子便将静姝置于不利的境地。大夫人王氏见女儿就要绷不住了，立时道：“小七你说这话就过了。若你六姐姐真的说了这话，我这做娘亲的，必然要打死她。可是如你所言，当时也没有其他人在场，又怎知不是你为了开脱自己打人，而随意编排的？你说你六姐姐从小就不喜欢你，可是大伯母我看着，她每每想与你交好，都失落而归。你们两个争执，她哪里占过什么便宜呢？你有你的丫鬟，她有她的丫鬟，自然都是个人向着个人，这些很难辨明真假。可是你推倒你六姐姐，倒是很多人都看见了。”

小七真诚地望着王氏，问道：“大伯母是要拉偏架吗？”

王氏被噎了一下，正要继续说什么，就听郑老夫人咳嗽一声。

几人都无言了。

郑老夫人并不看小七，而是将茶杯放下，看着王氏，微微皱了一下眉。

王氏心道一声“坏了”。

“你是什么身份，小七是什么身份？小孩子打架，你一个做长辈的掺和什么，还嫌不够乱吗？你当时在场看见一切了？”郑老夫人语气不重，话里却有着浓浓的不满。

王氏立时跪下：“是儿媳失态了。”

“你是大房的长媳，却没有一点雍容大度，如你这般，让老身如何放心将府中中馈交付于你？”郑老夫人借机敲打儿媳。

“是儿媳错了，还请娘亲多多指点儿媳。”

郑老夫人看她诚惶诚恐的样子，缓和了一下表情，又望向了两个姑娘。

静姝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脸蛋脏兮兮的，头发也略显凌乱；而静好则是一脸倔强，虽然衣着也有一丝凌乱，但是比起静姝好了太多。

老夫人眯眼细细打量，越发觉得静好这副倔强的样子让她气儿不顺，她冷脸道：“当时究竟为何打架，无人知晓。你们两个也不是第一次打架了，老身可不愿意给你们断这个官司。只是，小七，不管你姐姐说了什么，你自可以来告知我，我会做主。你私自动手，就是你的不对。你看你姐姐

伤的，好端端的姑娘家，一旦腿上留了疤，你能负责吗？”

这样一说，静姝哭得更厉害了。

老夫人横了静姝一眼，静姝抽泣的声音立刻小了下来。

“你也别哭，若不是你嘴贱，小七未必会动手。我还没老糊涂呢！”

郑老夫人又敲打静姝。

静姝不敢说话。

“都是当娘亲的，一个听见女儿有事，便匆忙赶来。另一个都过了两炷香了也不见人影，当真是咱们郑家的好媳妇。”老夫人嘲讽道。

小七知道这是在说她娘，不禁心里难过。她娘每日都要照顾她爹，根本分身乏术。而且自从她爹出事以来，府里的人越发看不起他们，很多事情根本就不会知会他们三房。

“行了，好端端的早晨，就被你们给毁了。你们谁也别说话，周嬷嬷，去拿藤条，杖责小七十藤条。”见静姝面露恐惧，老夫人继续道，“小六受了伤，不适合杖责，就罚她抄书算了。”

这样偏心的处罚，小七心里难受，却捏着裙角不肯告饶。

周嬷嬷刚出门，又转了回来，她快走几步凑到了老夫人面前，嘀咕了几句。

听罢，老夫人立时站起身：“快扶老身去门口迎接王爷。”她全然没有了刚才高高在上的感觉，眉眼都是笑。

周嬷嬷扶她出门，而小七与静姝仍跪着，也不敢起来。

静姝见屋内还有老夫人的丫鬟，也不敢多言。王氏倒是快速起身，跟着出去迎接了。

小七见她们如此，只觉得一阵恶心。这些人，当真是为了权势不要什么脸面了。她父亲成为小世子的先生，这些人不知道有多高兴，只觉得能够沾上大便宜。如今她父亲出事了，他们也是借由此事不断巴结忠勇王爷。可私下对她爹，并不十分上心。

不说她两个伯父，就连祖母亦是如此。

静姝见小七的表情有几分哀伤，小声道：“十藤条，打死你这个贱丫头。”

小七瞥她一眼，不搭理她。

也不知过了多久，就听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两人都赶紧跪好。

老夫人回来，而同时过来的，除了大夫人王氏，还有小七的母亲，三夫人林氏。

林氏目不斜视，没看小七一眼，扶着老夫人坐到了上位。

老夫人心情不错，她薄唇抿着，扫了下首的两个姑娘一眼。

“其实，老身也不过是吓唬吓唬你们，娇滴滴的姑娘，真打了，伤在你们身上，疼在我这做祖母的心上。”

静姝立刻就要开口辩驳，明明要挨打的不是她，可是还没说话便被王氏瞪了回去。

“小七，我与你母亲商量过了。你父亲整日昏迷，也不见好转，虽然忠勇王爷请了薛神医医治，可是我们也不能只靠这一个。你这做女儿的，也该为你父亲做点什么，如此也好过你每日和六姐儿胡闹。”停顿一下，老夫人打量小七的神色，见她十分认真，继续道，“你就去城郊的安华寺为你父亲祈福吧！安华寺是京中有名的尼姑庵，里面的观音娘娘最是灵验，你去为你父亲祈福一个月，也算是为你父亲的病尽一份心。”

小七磕头应是。

“那安华寺可是有娘娘出家的地方，你去了那里，要小心低调，莫像在府里一样无状。若你胡闹惊扰了娘娘，我们郑家，可不认你这个女儿。”郑老夫人语气里仿佛带着冰碴。

小七也听得出来，她认认真真地答：“我知道了。祖母放心，我会好好为父亲祈福的，父亲一定会醒过来的。”

郑老夫人颌首：“行了，这一大早就被你们惊扰，我有些头疼，都回去吧，我也歇歇。老三媳妇，你安排小七明几个出发。”

“是。”林氏恭敬地道。

回去之后，林氏看女儿耷拉着脑袋，一副“我错了”的样子，责备的话怎么也说出口了。

她微微叹息一声，拢了拢女儿略显凌乱的发：“你呀，快些回房收拾收拾，明早我让郑同送你。”

小七颌首：“我知道了。娘亲，你在家要好好照顾爹爹，不需要理他们那些人。”

看她一本正经的样子，林氏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倒是叮咛起我来了。我哪里不知道该怎么做呢？只有你这个傻丫头才会和他们硬碰硬。你听话，去准备吧。出门在外，我不在你身边，你更要谨言慎行，把你那暴躁的脾气改一改。这次若不是忠勇王爷到了，怕是你就要吃亏了。”

小七诧异地问：“去安华寺是忠勇王爷建议的？”

林氏温柔地笑道：“是呢。王爷来得正是时候，我听说你被老夫人唤去正要过去，就见王爷到了，他见我神色焦急，便询问了事情经过，帮了这个忙。虽然让你一个小姑娘独自去安华寺祈福有些不妥，可是与其留在府里，倒不如出去走走，也能让你自己心情平和许多。”

小七握住林氏的手，靠在她的肩膀上，软糯言道：“娘亲放心好了。寺庙里又没有六姐姐，我会好好生活的。若是爹爹醒了，娘亲要赶紧通知我哦。哦对，还有，如果找到了大白，也要通知我哦。”

小七歪着脑袋仔细琢磨自己还有什么忘了的事情。

看她一副小管家婆的样子，林氏笑得更厉害：“好好好，不管有什么事，都通知你。”

小七认真地点头：“通知我就对了。”

林氏忍俊不禁，小七这是第一次一个人出门，她到底有些不放心的，还是亲自为小七准备起来。她娘家是盐城首富，自然是不缺银钱的，郑家的几房媳妇之中，数她的嫁妆最多，手头也最宽裕。

小七年纪小，不懂事，总觉得下人们见风使舵，却不知，虽然大家明里不帮着他们，但是私下，却对他们三房多有照顾。谁会 and 银子过不去呢？就连老夫人身边的周嬷嬷，其实也是对她们照顾有加的。

至于今日之事，委实是发生得太突然，一下子就闹到了老夫人那边，护院都被老夫人留在了院子里，这才没人通知她。不然，事情断不会如此发展。当然，林氏是不会与女儿说这些的，小七单纯又有些冲动，和她说了，也不妥当。

这般想着，林氏往小七的行囊里放了些银钱，同时叮咛道：“这佛门

重地，银钱虽然不太能用得上，但是该添的香火可不能省。我们也不过是图个心安罢了。你懂吗？”

小七点头。

林氏微笑：“那边有娘娘出家，不许男子上山，郑同送你过去就会回来。不过你也无须担心，那边有重兵把守，安全上不会有问题。若说有什么不妥，便是那边几位出家的娘娘，你离得远些。你这样的性情，闹不好就得罪人，也不怪你祖母再三叮咛。”

小七抱头：“娘亲好絮叨！”

林氏白她一眼，为她整理衣裙：“我能不担心你吗！在家都跟人吵架，出门还指不定能闹出什么花样。”

小七不好意思地挠头。

翌日。

随着马车缓缓前行，小七从轿中伸出头不断张望。林氏与她挥手，一直面带笑意。

直到看不见林氏的身影，小七才缩回头，嘟囔道：“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门。其实，我心里是有点小忐忑的。”

丫鬟小桃扑哧一下笑了出来：“小姐，原来我不是人呀！”

小七支着下巴，嗔道：“你这不鸡蛋里挑骨头吗？我指的是没跟着爹娘。”停顿一下，她嘟唇，“也没有大白。”

马车里一时安静了下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马蹄声停了下来，负责护送的郑同道：“七小姐，安华寺到了。”

安华寺不算大，但是先皇身边没有皇子的妃子都在此出家，一直被重兵看守，安华寺也因此声名大噪。自然不是人人都能住进安华寺中，小七这次能来，也是因为忠勇王爷的缘故。

静音师太早已等在门口，见小七到了，将她引到了后院。

小七规规矩矩的，一派世家小姐的风范。虽然她在家是个顽皮的姑娘，可是出了门，代表的就是郑府，自然要谨慎守礼。

“郑小姐住在这一间院子。安华寺白日香客多，若小姐喜静，可以傍

晚再去大殿祈福。三餐会有小尼过来送斋菜，小姐无须自己料理。安华寺不准私下生火，更不允吃荤，这点小姐要谨记才是。”安华寺自然有一些自己的规矩，静音师太悉数告知小七，之后便含笑离开。

待师太离开后，小七进了房。这房间只一进一出，室内也没什么摆设，简单的床铺桌椅，甚至连一面镜子都没有。摆设太过简单，原本不大的房间竟显得有一丝空旷。

小桃麻利地收拾起来，不多时，这房间便有了一丝女子的气息。

收拾立整，小桃道：“房子小也有小的好处呢，若是在府里，哪会这样快。”

小七笑了起来：“行了，就和在府中一样，我住内室，你住外室，有事我会唤你。平日里也没什么大事，我去大殿念经，你留在房中便是。”

小桃颌首：“我可以去厨房帮师太们做饭。这样到时候可以直接带回来了，也无须她们过来送。”

小七并不在意这些细节，笑着点头。

也许是第一次自己离开家，离开按部就班的生活，小七一下子有些无措起来。若是让她做点什么，她一点都不知道。里里外外转了两圈，小七终于坐了下来。

往常她手足无措或是有心事的时候都会与大白说。可是现在大白不见了，她找了好久，也哭了几次鼻子，可是大白依旧没有出现。

她时常想，大白究竟去哪里了。

失去了最重要的朋友，小七难过地咬了咬唇，站起身子，交代道：“我去前院大殿祈福。你也四下看看，熟悉一下环境。”

小桃应是。

安华寺格局简单，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而其中几个小院子也都十分规矩，纵然小七是第一次走，可也不怕走错，很快来到前院。

此刻已是下午，依规矩，下午是不拜佛的，因此殿里并没有什么外人，只有几位师太正在诵经。

并没有人问起她，小七也不惊扰旁人，学着她们的样子跪下，静静地跟着诵经。

也许诵经真的能够平复心神，渐渐地，小七摒弃了心中的杂念和不安，平静下来。

时间过得极快，等诵经结束，竟然已经日落西山，几位师太起身互相颌首后便离开，小七亦是如此。

夕阳西下，天空一片淡淡的金色，小七琢磨道：如果今晚能吃咸鸭蛋就好了。天空的颜色，颇像是腌渍得正好的蛋黄呢！

呃，当然，这是她想多了。

莞尔一笑，小七轻快地往自己的院子走。

“汪！”小小的狗叫声传来。

小七顿时呆住了，她停下脚步，站在原地，竖起了耳朵。

“汪汪。”

又是几声狗叫，小七顿时激动起来。不知为什么，她一下子就想到了大白。顺着狗叫声走，小七很快就来到了墙角的草丛间。草丛里发出浅浅的呜呜声，接着又是一声狗叫。

小七难掩激动，立时扒拉开草丛：“大白，你去哪儿……”还没说完，小七呆住了。

哪里有什么大白？蹲在角落里汪汪叫的，分明就是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男孩子。他蹲在那里，对着她“汪”了一声，样子颇为欢快。

小七：“……”

“汪汪，汪汪汪！”男孩子继续学狗叫。

小七努力平复心情，瞪着男孩子，只见他手脚并用地凑到她身边，用脸蹭她的裙摆：“汪汪汪！汪呜！”

小七迅速闪开，她死死地盯着男孩子，问道：“你是谁，为什么要学狗叫？不要以为自己装狗狗，我就会好性儿。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好惹的。”

男孩子黑黝黝的大眼睛也紧紧盯着小七，他可怜巴巴地“汪呜”了一声，蜷缩在小七的脚边，一身白衣因这些动作，蹭得脏兮兮的。

不知怎么，小七觉得，男孩黑黝黝的大眼睛里，满是令她感到熟悉的乞求。

她上下打量他，惊讶地发现，他的颈项边，有个浅浅的伤痕。